

怎样做经济学研究

黄家英

(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97级硕士)

有些同学往往对自己做研究没有信心，觉得做研究很难，要走到前沿就更是难如登天了。他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我们还没有学过这些东西，怎么能做研究呢？”这句话的谬误就好比“我们还没有学做人的道理，我们怎么做人”一样的荒谬。事实情况有时候可能正好和上面这种想法相反：正因为学了太多的理论，头脑就囿于这些理论，反而扼杀了我们本来所有的灵念和创造力。所以，研究生时期正是做研究的最好时期，良机莫失啊！

要做研究就自然要有一个高的起点，即要走到前沿上去做。如果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人家两百年前就已经做出来的东西，未免会让你很沮丧。那么，我们怎样才能知道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在哪里呢？下面有几条前人之经验：

1. 翻教科书。

注意是“翻”而不是“读”。因为教科书很多，如果拿来一本就奉为神圣地来“啃”，那无异于是在浪费你的青春年华。我们应该有足够的鉴别力来鉴别哪些教科书是值得一看的，哪些压根就不要理它。鉴别的方法就是看序言和引文。

看它是写给本科生的还是研究生的，一般本科生的教材不仅内容浅，而且抹煞了很多争论，只教给他们正统的理论。

看它是否新。你可以看一下它引用的最新的文献是哪一年的，如果它最新的引文是76年的，那么这本教科书至多也只能是80年代出的。

看它是将问题抹煞了，还是将其摆明。那些只讲标准理论，没有问题，没有争论的教科书是教书匠作的，不值一看。只有那些摆明了争论的教科书才是我们所需要的，且重点就看那些争论。此所谓，观天下英雄之争，方知天下之局势。

看哪些人引用的最多，那么这些人大概就是这一领域的大家了，他们的文章常常是经典。例如在国际金融里，引用最多的莫过于：Jefrey Sachs, Stanley Fischer, Stiglitz, Krugman, Dornbush, Frankel这几个人了。

2. 查文献。

关于某一问题的文献往往多如牛毛。我们不能瞎子抓猫，抓来一篇就读，会看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的。其实，有现成的老师在呢，那就是综述性文献。综述性文献告诉我们从古到今，人们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来龙去脉，哪些人作出了重要贡献，哪些文献是里程碑似的文章，等等。这样我们一下就站到了这个问题的最前面，一览无余，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了。

那综述性的文献到哪儿去找呢？J.E.P. (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) 和J.E.L. (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) 上会有很

好的综述性文献。只要查一下最近10年的J.E.P.或J.E.L.，一般都能找到一篇关于你所要研究的问题的综述性文献，当然，你最好是看最新的这一篇综述性文章。

接下来，我们就要读一读那些里程碑似的文章。读这些文章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只是去follow他们的想法，去把他们已经列出来的方程解一遍，我们更重要的应该做的是：站在他们当时的位置上去想，他们为什么会想到这一点，为什么会想出这个方程，他们为什么会对前人的理论有重大突破。后人常常觉得前人的发明也不过如此简单，但是第一个做出来的人总是非常不简单的。只有经过这番时空倒转的经历之后，我们才是真正从这些文章中有所收获。

3. 看网页。

其实，走到前沿的最好的办法是去参加国际会议，听听这些名家的辩论，听他们辩论的焦点是什么，他们是怎样攻击对方的观点的，必有“听君一习言，胜读十年书”的感觉。不过我们作学生的一般没有那么好的机会，退而求其次，上Internet看网页也是一个好办法。网上一般都有关于这个主题的专题网页，上面放了最新动态，各家争论，一般比文字资料要新一些。比如说，关于亚洲金融危机就有一个做的很好的网页。

4. 求新。

通过刚才这些工作，你确实已经可以了解到前沿大概是在什么地方，但这些“前沿”只是大家公认的前沿。就好像，中国共产党已经要和国民党长江决一死战了，这时大家对共产党的前景看好，自然它就是公认的前沿了，你这时候去投奔它，当然也能得个小名头。但是你如果能在毛主席上井冈山，星星之火还未燎原的时候就能看到它就是前沿，就去投奔它，那么你很可能就是“开国元勋”了。

所以你如果真的是想作一些开创性工作的话，就不应该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这些公认的前沿问题上，而是要“有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远见卓识。当然，这是非常困难的，但是如果你相信自己有这种天赋的话，就一定努力去做，不要让自己“泯然众人矣”。

5. 思考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。

中国的国情非常复杂，中国几十年改革的实践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经济学所能解释的范围。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对于很多经济学家都非常有吸引力。三十年前，经济学研讨会上讨论的焦点是美国的经济问题，而现在讨论的焦点则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。

而我们生在中国，长在中国，对中国的文化、传统、经济改革都有切身的体会，做中国问题的研究，至少比外国的经济学家有这一点最重要的优势。所谓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也。

所以，中国的问题就是很好的前沿。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从来没有人讨论过的，只要我们敏锐的感到这些问题，并且认真地按经济学的规范去作，那么，我们就能当年研究美国30年代大萧条而成功的那些经济学家一样，在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上有一席之地。